



## 出茅庐 第一回

沐府的丫鬟白芍提着裙角在抄手游廊里快速奔走，左右打着灯笼的小婢女正有条不紊地点亮府中夜灯，一路点到茯苓园。值夜的太丫头白芷一见这架势，忙推开门迎出来：“可是要叫小小小姐起来？”

白芍急忙点头：“快些，来了三位公公。”

白芷不敢耽搁，三两步踏入内闱，将床上正酣睡的少女扶了起来：“小小小姐，快醒醒，宫里来人了，老爷让你快些准备！”

沐莲正做着梦，隐约听到有人唤她，尚来不及分辨，身体便已先于意识坐了起来，双臂伸展，唯有一双长睫轻颤，还在似睡非睡间挣扎。

白芷二人就着她展臂的姿势帮她裹胸更衣，手上极熟，像做了无数遍。待折腾了不到一炷香的时间，一捧热帕子捂在脸上，沐莲终于醒了过来。

外面有人敲了敲窗棂，第二拨来催的婢子声音里透着惶恐：“快！宫里又来人了！”

闻言，沐莲忙接过递来的药箱，发也没来得及束便跑了出去。

宫中派来接人的马车就等在府外，赶车的宫人站在车旁急得团团转，只听到“吱呀”一声朱门被推开，门上那“天下第一医”的御赐牌匾也被里面射出来的光照得一亮。

宫人顿时松了口气：“沐老太医，您可来了！”

说着忙掀开车帘，将垫脚放在车下，等两个人踩上去，顺势扶上一把：“小公子，您小心。”

少年闻言点头道了声谢，三两步跨进车内，等车夫挽出的鞭花响在夜空中，才转向里面的老者。

“祖父，这是谁病了？今夜宫中当值的不该是孟太医吗？”

少年十四五岁，身量不高，一双眼睛在灯下又黑又亮，嘴唇微微抿起，能在右颊看到一洼梨涡，再配上披散在肩头的发，跟个女娃娃似的。

可不就是个女娃！

沐老太医有些无奈地指了指自己身前的坐凳，等她坐下后便开始板着脸训斥，语气虽严厉，却并未真的生气：“你看你，毛毛躁躁的，也不知道把头发梳好，万一被人瞧见了，可如何是好？”

说着将手拢在她发上，三两下便在头顶绾成了个漂亮的髻，用木簪固定，看上去有些雌雄莫辨。

少年听了，忙吐吐舌尖，抱着沐老太医的腰就开始撒娇：“祖父，放心吧，没人看得出来的，我下次不敢了……”

这少年，正是女扮男装的沐莲。

沐家世代太医出身，悬壶济世数百年而未断，当年圣祖皇帝钦赐“天下第一医”的牌匾以示褒奖，从此这个医号也就慢慢流传下来，被天下医者视为最高荣誉。而到了沐潼沐老太医这一代，他唯一的儿子在一场意外中不幸身亡，继承人只剩沐莲一个女孩子。若是沐家后继无人则要归还牌匾，家族数百年的传承将毁于一旦。

但偏偏，女子是不被允许成为御用太医的。

因此沐莲从小便以男装示人，除了祖父沐潼与最亲近的几个丫头，谁也不曾知道。

马车速度极快，车厢下的轱辘轧在路面上，在寂静的夜里声音极大。风吹开窗帘，几点流萤被抛在身后，沐莲将头伸出去，远远地能看到皇宫成片的辉煌灯火。

“还毛毛躁躁的，”沐老太医将窗帘拉下，敲着沐莲的额头仔细嘱咐，“这次病的是八殿下，孟太医他们已经看过了，只不过几服药下去都没什么起色，一会儿万事要小心，不该说的不该看的，万不要惹事。”

“放心吧，祖父，我们儿清着呢！”

见沐老太医开始瞪眼，沐莲忙吐吐舌，表情严肃起来：“知道啦，祖父！”陛下体谅沐老太医年事已高，准他驱车入宫，因而马车一路驶入未作停留，直至祈合宫方才停下。沐莲扶着祖父下车，见天际还是一片薄蒙蒙的青黑，才不过夏末，就已经有了白露。

两个人跟着内侍一进殿，便见床下跪着四五名太医，孟太医正在给八皇子施针，急得满头大汗。皇上背着手在床前走来走去，加上进进出出换水拿药的宫女与



哭得死去活来的云贵妃，场面有些混乱。

“沐爱卿，快来给老八看看！”

一见他们进来，皇上忙免了两个人的礼数，床前数人迅速将路让开，沐莲接过药箱，便见自己的祖父在床边坐下，伸出两指搭在八皇子脉上。

殿中一时静得落针可闻。

许久，才见沐老太医收回右手，指尖捻在花白的胡子上，细细思考。

“怎么样？可还有救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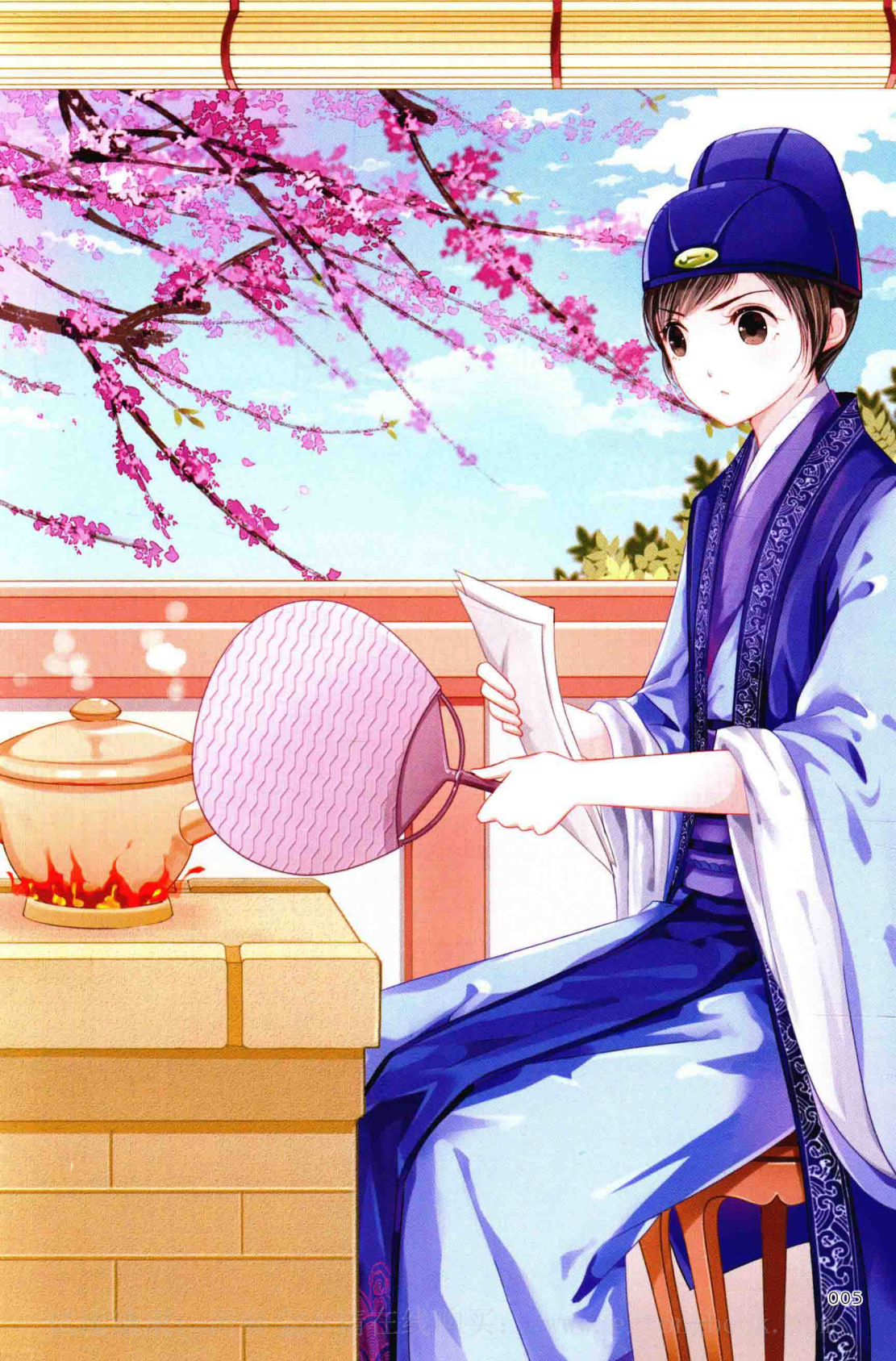
沐老太医站起来拱手揖礼：“启禀陛下，八殿下这是先前的热症并未好透，再加上近日受了风寒，以及……”他掀开被角，在八皇子身上找了片刻，终于在后背肩胛上找到一个红点，周遭已经成黑色，顺手指给皇上看：“这红斑蛛的咬伤，按照先前处理的法子本是可以的，但加上风寒热症，三者相冲，才会出了问题。”

说着，他招了招手，沐莲忙将手中备好的纸笔送过去，不一会儿，两张共写了十四味药材的单子便重新送到她手上。

“这张水调后敷在伤处，另一张则水煎，分温三服（每一次服药时，用三分之一的药量，用小容器大火煮沸后，放温服用），速去速回。”

沐老太医开的药向来都由沐莲来煎，从不假他人之手，沐莲闻言点点头，忙由内侍带着向太医院走去。锅子、药材准备好后沐莲又细细检查了一遍，才生火煎药。水煎是个细活儿，需要先用水将药材煎煮一遍，把药汁取出后再加水煎第二遍，之后再取出药汁，和第





一遍的药汁混合后才算完成。

沐莲一边盯着锅子一边将另一张单子上的药材碾碎用水调匀，因怕人打扰，药房除了她自己并无外人，室内温度极高，没一会儿沐莲就已经满头大汗。

药开始煎第二遍的时候，药房的门被人推开。沐莲抬起头，见进来的是个高挑的宫女，穿着玫红的掐腰无袖马甲，脸上涂了厚厚一层粉，只是面貌有些陌生，估计是新来的。

“有什么事？你是在哪儿当值的？”

“回沐小太医，奴婢是祈合宫的，沐老太医让奴婢来取些芦根。”宫女垂下头，声音稍有些低，一边说着一边迅速看了沐莲一眼，再次低下头去。

“那你等等。”听是祖父要药，沐莲不再迟疑，抹了把汗便起身走入隔间，将写有芦根的小抽屉拉开后，取出二两，用草纸包好。

见她进去，刚才还站在门口的宫女立即从袖中取出一包药粉，掀开药罐后将药粉全数倒了进去！那药罐中滚滚热气上下翻腾，只片刻就已将药粉湮没。忽然听到里屋抽屉合上的声音，宫女忙将纸包重新塞入袖中，退回原地。

“给你。”沐莲将药材递给她，等对方离开后，才重新坐回去煎药。又约莫两盏茶的时间，小屋里飘满中药微苦的甘气，沐莲瞧瞧火候，见药已煎好，忙拿过托盘小心地将煎好的药端到祈合宫，由宫女喂给八皇子。

谁知一口药刚刚灌进去，便听见一声轻咳，紧接着八皇子便开始剧烈咳嗽起来，药汁不断外涌，其间夹杂着一丝丝血红，殿中所有看见的人，一时间脸全都白了！只听“哗啦”一声，便看见殿内宫女太监跪了满满一屋子，八皇子又咯出一口血来，鲜红的斑点落到床上，触目惊心。

八皇子不过六岁，许是觉得难





受，一边咳嗽一边放声大哭，看上去十分痛苦。

“博儿！”云贵妃冲过来就将沐莲一把推到了地上，双眼都成了红色，“你，你往里面加什么了？你还我博儿！”

沐莲则彻底傻了。

祖父开的药方绝对不会出错，自己也是照着他说的方法煎药，并未落什么东西进去……不对，那个宫女！

一时间沐莲脸上血色全无，忙跪在地上询问：“祖父，你刚才可有派人去太医院取芦根？”

沐老太医顿时明白了这其中的关键，刚要求情，云贵妃尖锐的嗓音已经直指祖孙两个人：“药是你开的，他亲自煎的，其间根本没有人碰过，还敢推卸责任？”

说完就跪在地上拉着皇上的衣角，哭得声嘶力竭：“陛下，你一定要给我们母子做主啊，什么‘天下第一医’，分明就是庸医！”

沐家在朝中、在百姓口中声望极高，沐老太医更是杏林悬壶济世的典范，更何况其一身出神入化的医术，早年还救过皇上的性命，因而皇上虽震怒，但理智仍在，只盯着跪在地上的沐莲，面色阴沉。

“你是说煎药期间有人去找你要过东西？”

“回皇上，”沐莲忙磕了个头，将刚才的事情从头到尾细细讲了一遍，手心全是汗渍，“若陛下不相信，可将宫中全部宫女叫来，臣定能认出！”

谁知这话刚说出口，旁边的孟太医就嗤笑出声：“八殿下现在已经危在旦夕，就算你找到那个人又能怎么样？”

沐莲闻言，脸上血色褪尽。那蛛毒毒性本就剧烈，再加上任何一味稍带毒性的药材，就有可能相克成极为复杂的毒，再想解开难上加难！

这说话的工夫，八皇子的气息便更弱了，皇上忙看向地上跪着的众太医：“可还有救？”

闻听此言，以孟太医为首，所有人站起来围着八皇子开始诊脉看苔，但不过一盏茶的工夫，就相继摇起了头，却已经是告诉大家，再无一点儿希望。沐莲被这气氛吓得浑身都在轻微抖动，眼泪汪汪地看向祖父，已经没了任何主意。

皇上的一声叹息，在祈合宫里荡开，在每个人心头都压上了沉沉的枷锁。

“皇上，”一直沉默的沐老太医佝偻着背缓缓磕头请示，“可否容臣一试？”

祈合宫死一般静默。

沐老太医伏地不起，出声哀求：“求皇上准臣一试，若是能救回八殿下，还请宽恕幼孙，若是……臣，甘愿代她受罚！”



“祖父！”

沐莲的泪水只刹那就溢满了眼眶，谁都知道，毒害皇子，那是死罪！

皇上闻言，深深地看了跪在地上的二人一眼，又转向床榻，片刻，方才听到一声悠悠的允诺声：“准。”

沐老太医忙走到床边，仔细观察小皇子的气色，又在伤口上看了片刻，随后，用银针固定在伤口的周遭，这才将手指重新搭在脉上。



沐莲睁大眼睛，手握紧药箱，脸上湿漉漉的，也不知是泪还是冷汗。

时间在这一刻变得尤为缓慢，一声声砸在人心头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等到沐老太医终于诊完脉，众人甚至觉得已被煎熬了数日。只见他只稍稍顿了片刻，



便落笔在纸上写了个药方，伸手送到沐莲所在的方向。

“先煎这一剂。”

沐莲一时没明白过来他的意思，见药单还在半空等待递过来，忙伸手指了指自己：“我？祖父，我……我不行……”

沐老太医的双眼透出微微的失望来，板着脸，看上去比平日里任何时候都要严厉。

“为医，何为对，何为错？既然知道错了就要想办法弥补，逃避不是为医之道。我只问你一句，这药你是否要煎？是否能保证此次可以煎好？”

沐莲用牙齿咬住下唇，手心里满是汗水。

沐老太医眼中失望愈浓，就在他要收回药单的时候，却听到了沐莲略带坚定的声音：“我……我来煎！”

说着她一把拿过药单，迅速从殿中跑出去。

经过前次教训，沐莲此次更是细上加细，用具一律只用自己锁在柜子里的，拿药洒消过毒，待一切准备妥当，才坐下生火煎药。门被关得死死的，水煮沸的热气没一会儿就将药室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，沐莲浑身从里到外都湿透了。

沐莲一边看着火候，一边想起刚才祖父跪在地上求情的样子，头发斑白，愈显老态龙钟，想着想着，眼泪就又不争气地落下来，忙一把抹净，又开始扇火。

沐莲做事总有些大大咧咧，沐老太医借此机会让她锻炼，又何尝不是一种考验？小半个时辰，她基本上一动未动，从药材入罐到最后滚水沸腾，药香四溢，沐莲从小到大，都没有如此认真过。

来回折腾了有近一个时辰，待到沐莲将药煎好，天际已经能看到微薄的浅白。

她将药倒入碗中，罐中剩下的也一并盖好，刚要端着碗出去，谁知门却从外面被人撞开！

沐莲心中顿时一紧，下意识地转过身将药碗护在怀里，下一秒，一条带了倒刺的牛皮长鞭便打在了她身上，只听到“啪”的一声，背部的衣服就被撕开了一大块，身上火辣辣地疼。幸而药被她护在怀里，只溅出来一两滴，滴落在腰上，烫得沐莲一哆嗦。

“来人，给我打死他！”身后的娇斥声中夹着巨大的怒意，“让他敢害我皇弟！”

只听这一句，沐莲便立即明白了来人的身份，可不就是八皇子一母同胞的亲生姐姐，皇宫中最不讲理的四公主君飞鸾！

君飞鸾姐弟二人皆是云贵妃所出，祖上是三代名门的清流世家，娘家舅舅位居首辅，妹夫更是官居宰相，平日在皇上面前极受宠爱，因而也就养成了这种得理不饶人的性子，简而言之就是横冲直撞，不大爱动脑子，心性倒不见得有多坏。

沐莲有错在先，本想忍忍不和她一般见识躲过去就好，可谁知刚要转身，君飞鸾身后

跟着的两个嬷嬷竟齐齐上前摁住了她的肩头，沐莲被压住动弹不得，原本的伤口上随即又被抽了一鞭子。

这下哪怕脾气再好也忍不下去了！

眼见她手上的鞭子又举了起来，沐莲猛地举起了自己护在怀里的药碗，扬声喝止：“你再敢打我一下，我就摔了它！”

君飞鸾被她的动作弄得一怔，闻言看向那碗药，见她有些迷糊，右边的嬷嬷忙轻声提醒：“公主，这怕是给八殿下煎的药。”说着，手上禁锢沐莲的力量也相应小了许多，明显投鼠忌器起来。

谁知君飞鸾听闻，却冷笑出声：“你害他一次还不够？给我抓紧他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他！”

“好，你打！”沐莲猛地转过身，将举到头顶的药碗推到她眼前，“刚才在殿中所有的御医都已经断言八殿下没救了，唯有我祖父说还有法子，现在开了这服药。若是治不好他，我自然甘愿受罚；但若是本能治好殿下，却恰恰被你打翻了药碗……”

她眯了眯眼，放缓声音，像只危险的小狐狸。

“八殿下可没有时间再等我煎第二碗了……到时候你说皇上怪罪下来，残害亲弟弟的罪名，你到底能否背得起？”

这话一出口，旁边的两名老嬷嬷都几乎白了脸，心想若真像这小太医说的这样，到时候皇上不忍处罚四公主，那背黑锅的，必然就成了她们两个！

她们想着，冷汗就落了下来。





两个人不敢再碰着沐莲，松开手的同时就围到了君飞鸾的身前，恰好能挡住那药碗：“公主，我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八殿下的性命要紧。”

“是啊，公主，万一万岁爷知道了，那……”

平日哪有人敢像沐莲这样跟她说话，君飞鸾顿时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鞭子握在手中想甩又甩不出去，偏偏自己的嬷嬷还要向着对方。她越想越气，最后猛地一跺脚，鞭子就狠狠摔在了地上：“你……你给我等着！要是治不好小八，我要你好看！”

说完又狠狠瞪了沐莲一眼，这才气呼呼地离开。

沐莲撇撇嘴，小心地将药碗重新放入托盘，端回祈合宫。

煎药并不需要太长时间，但这一分一秒地凿在心口上，再加上八皇子弱到几乎无法被感知的生命气息，沐莲刚一踏入大殿便立即感受到了那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氛围，忙垂下头，将药递过去。



沐老太医轻轻看了她一眼，  
后者忙点点头。

见她点头，沐老太医这才将  
药小心地喂给八皇子。

深褐色的药汁被一点点灌进  
去，沐莲攥在一起的拳头轻轻颤  
着，手心全是汗渍。

可千万……不要再有事啊。





“不……不咳了……”

跪在床边的太监尖细的嗓音忽然拔高，殿中众人闻言俱是心头一动。

“不咳了，皇上，八殿下不咳了！”

随着这句话被喊出来，视线中床上年幼的皇子果真止住了接连不断的咯血，脸色也由黑气沉沉渐渐转为青白，而后变淡。沐老太医见药效发挥出来，忙示意将八皇子放平，取出一整套金针，从伤口处开始每隔半寸便落上一针。

很快，淤塞在筋脉中的发黑的毒血从针孔处，顺着金针开始一滴一滴缓缓渗出来……片刻，那排金针便被全数染黑。

沐老太医此时也暗暗松了一口气，见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才戴着手套将金针依次拔下来。

“我再开一剂方子，让八殿下连续调养半个月便可。”他净手后扫了殿中人一眼，声音不轻不重地宣布，“八殿下，没事了。”

随着这句话，巨大的舒气声齐齐发出，连飘浮在殿上的沉重压迫感，也一时间弱了下去。

绷紧的神经霎时放松下来，沐莲来不及呼气就摔坐在地上，不觉中汗水已经浸湿整件衣裳。

殿中气氛慢慢缓和过来，八皇子施针后便渐渐睡去，待众人退回偏殿，皇上心情大好，立即便要打赏下去，却不想一直垂头不语的孟太医突然发难。

“陛下，臣认为虽八殿下已经脱离了危险，但是非功过不能相抵，倘若陛下原谅了这次，那天下的医生开方救人时岂不是都能如此，人命又怎可这般儿戏？功就是功，过就是过，沐太医治好了八殿下是该赏，但……”他转头看了沐莲一眼，意思不言而喻。

沐莲顿时满面通红。

沐老太医看着呆愣愣的孙女，不由摇头叹了口气，缓缓跪下磕头：“陛下，臣教导不力，还望陛下责罚。只是臣只有这么一个孙子，念在他年少无知的分儿上，臣恳求陛下宽恕！”

沐莲的脸几乎被憋成绛紫，闻言便愣头愣脑地噎了一句：“那毒是有人陷害我，只要把这宫中所有的宫女叫来，我一定能找到她！”

孟太医挑了下眼角，视线飘过云贵妃宫中的太监。

后者立即会意，在云贵妃旁边耳语数句便立即退出偏殿，不一会儿祈合宫上下近百宫女全都集中到了殿前的空地上。

沐莲咬着唇开始从头到尾一一分辨，看着看着，额上冷汗便渗了出来……里面根本就没有那个人！

这怎么可能？

她扭头看向自己的祖父，眼中已满是惶恐。若是找不到，毒害皇子这项罪名定会落到





她身上，只要有可能，孟太医他们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击沐府的机会！

这么些年，那块“天下第一医”的牌匾不知招惹了多少红眼，祖父一向谨言慎行，没想到今日竟要在自己身上栽跟头。

沐莲想着，大颗泪珠就在眼眶中凝聚起来，却偏偏强忍着不肯落下来。

一双干枯的手忽然伸到她面前，轻轻拭干那些水珠，沐老太医的叹息重重回荡在她耳边，沐莲抬起头，叫了声祖父，语气中的懊恼与愧疚，满得几乎要溢出来。

“莫怕，”老人在她肩上拍了拍，“只要她还在宫中，就绝对躲不掉。我且问你，你刚才是否看清了，那宫人身上可有什么破绽？”

沐莲微微仰头顺着祖父的思路慢慢回想，高高的个头，不大合身的宫装以及稍带了些古怪的嗓音……她猛地一怔，双眼一时瞪得极大。

现在想想，明明是这般不和谐，自己当时怎么就会被蒙骗过去？

一想通，她忙转向站在殿门口神色淡然的皇帝：“陛下，臣……臣还想见见皇宫中所有的太监和宫女。”

“太监？”皇上微微蹙眉，若有所思，“你刚才不是说那是名宫女吗？”

“是太监，”她点点头，“现在回想起来，臣确实不敢断定那人到底是男是女。”

旁边孟太医闻言已经嗤笑出声：“连男女都分不清，真不知道你这医是怎么学的。”

……

沐莲狠狠攥拳，极为鄙夷地瞧了他一眼。

你不也是太医，不照样分不清我是男是女？

事关皇子性命，皇上只想了片刻便准许了沐莲的请求，显然他也想要继续查下去。身边的大太监洪竹得令便立即奔走下去，只一盏茶工夫，除了浣纱院等偏远处，能过来的宫人，已经全数被集中过来。

“怎样，沐小太医可是要一个个看？”

孟太医显然已经和她杠上了，此时正幸灾乐祸地看着空地上数量巨大的宫人。

沐莲刚要讥讽回去，沐老太医却率先站了出来：“不劳孟太医费心……去，取一包槐桑粉过来。”

沐老太医一边吩咐着，一边向皇帝解释：“方才臣已看过那药渣，若是没有看错，那该是黑蜈蚣的毒。有偏方曾记载，它与蛛毒混合后会变成极烈性的毒，却恰与槐桑相克。那宫人既然往药罐中下过毒，就必然吸入过药粉，这样的话，是谁下的毒，只消半刻就能分辨出来。”

说着，他伸手接过槐桑粉，找了个迎风的高地站好，将粉包打开后缓缓抖动包药的草